

邓友梅散文集



漫说北京
大门以里，二门以外
四合院的断想
闲话鼻烟壶
饮茶闲话
文明戏
陶然亭的朋友
记忆中的老舍先生
难忘凉山明月
访马其顿
汉堡之行
巴黎漫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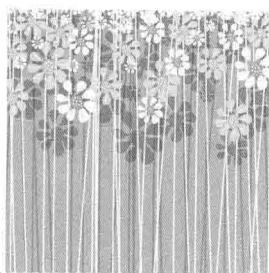


饮茶闲话

邓友梅
著

人熬到身外无累、心中无事的境界，实在难得的福分。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饮茶闲话

邓友梅

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邓友梅散文集：饮茶闲话 / 邓友梅著. -- 北京：
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04-044076-8

I. ①邓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4832 号

Deng Youmei Sanwen Ji: Yincha Xianhua

策划编辑	游 滨	责任编辑	王冰怿	项目统筹	王冰怿
版式设计	张 琚	特约编辑	张 莉	责任印制	赵义民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	咨询电话	400-810-0598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	网 址	http://www.hep.edu.cn
邮政编码	100120		http://www.hep.com.cn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	网上订购	http://www.hepmall.com
开 本	787mm×960mm 1/16		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
印 张	24	版 次	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字 数	230 千字	印 次	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购书热线	010-58581118	定 价	29.8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，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 料 号 44076-A0

邓友梅

散文集

目录

第1辑·京味儿

漫说北京 / 2

四合院“入门儿” / 9

大门以里，二门以外 / 18

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 / 26

四合院的断想 / 33

遛早儿 / 39

记松柏庵 / 44

第2辑·闲话

无事忙杂记 / 52

闲话鼻烟壶 / 96

乌龙与龙井 / 102

饮茶闲话 / 107

说“年话” / 111

说戏 / 113

文明戏 / 134

说茶 / 138

半是痛苦半是安慰的回忆 / 145

第3辑·忆 人

别愿坚 忆当年 / 158

陶然亭的朋友 / 168

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/ 192

难忘凉山明月 / 202

第4辑·见 闻

访马其顿 / 218

汉堡之行 / 239

竹 风 / 268

漫步意大利（之一） / 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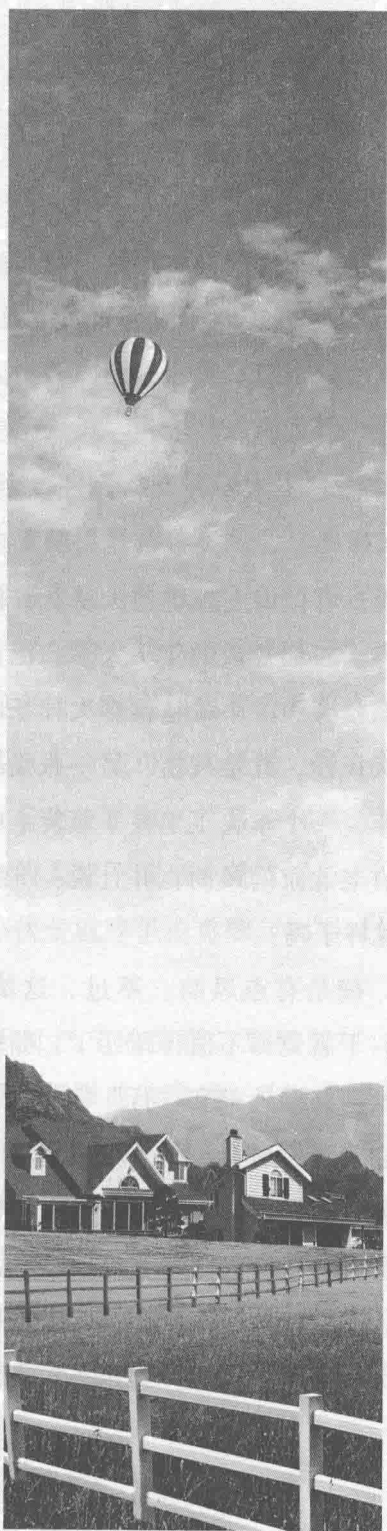
漫步意大利（之二） / 297

漫步意大利（之三） / 313

漫步意大利（之四） / 325

巴黎漫记 / 340

第1辑·京味儿



漫说北京

前些天，有位好友想重建天桥，要借我保存的几张旧北京照片作参考。照片放的年头太多，泛黄了，但还清楚。一张是前门箭楼旁边一个戴毡帽穿大棉袄的壮年人，拉着一串骆驼，漫天风沙，几堆残雪；另一张是故宫东华门外停着的一溜儿洋车，一个车夫正坐在车簸箕上啃锅饼。朋友说这两张照片很有老北京的风韵，并且说：“这合起来一看，不就是一部骆驼祥子吗？”

不错，确是有点风韵。不过，这韵味在一边看看还可以，亲历一下就觉得不值得留恋了。骆驼是运煤的，洋车是拉人的，这两张照片都和“行”字有关。在“行”的方面，老北京实在没什么可夸口的。先说道路，有皇上的时候，皇上出门讲究“黄沙铺路，净水泼街”。您琢磨一下，皇上走的路不过如此，老百姓走什么路呢？到解放那年，已是民国三十八年，北京城铺了现代路面的地方仍不过几条眼前的通衢大道，大部分地方还是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。或

者按老舍先生的说法，是“刮风赛香炉，下雨是墨盒子”。车也有，可实在难坐。北京解放不久，市里要开个会，叫我把一份通知送到人民印刷厂去。我住灯市口，工厂在南菜园，这点路我来回走了一天。电车只通到天桥，从天桥到南菜园一片土路，又赶上下雨，麻烦就大了。陶然亭一带地势低洼，说它像墨盒子是抬举它，实际上是粥锅，一脚下去泥水直没到膝盖。返回来到天桥时，下午三点多钟，雨还没停，电车倒先停了。有三轮，我一个月十几元的大灶包干，坐得起吗？硬走到天安门，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。那时候刚从南京调来几辆公共汽车，走得比人还慢。车一停下就开不动，司机踩了油门，车先上下颠，然后左右晃，足晃半分钟才能走动，有心脏病的人绝不敢坐。就这样二十分钟也不来一辆。我旁边一个小伙子就哼了一首歌，把当时的流行歌曲《秋水伊人》换了词：

“望穿秋水，不见汽车的情影。更残漏尽，孤雁两三声。满心的希望，只换得眼前的凄清，几时你才来呀，汽车呀？几时你开过长安街的泥泞？那心急的人群，睁大的眼睛，都盼望早点能回家，不再喝西北风！”

如今北京的“行”虽然仍不理想，可究竟不用去一趟南菜园走一整天了。连小胡同都铺了柏油路面，骑自行车不必担心陷进墨盒，等电汽车也不至于急得唱《秋水伊人》了。

如果北京人口仍然是一百五十万，有现在这些设施，其交通程度未必比东京差。

在吃穿住方面北京的变化就更大，有一次我在国外碰到个离乡很久的老北京人，他问我北京有什么变化？我说北京东城盖了长城饭店等摩天大楼，西城建了电视大楼、西苑饭店，北城正在建亚运会建筑群……他听了一半就说，完了，我不去了，这哪儿还像北京呢？我一想：可不，和四十年前相比是不大像了，可北京还是北京。北京要是四十年一点没变，中国还有什么希望？以前的北京不准建高楼，再高也不能高出太和殿。街上树也多，站在景山顶上往下一看，一片树海中露出几处灰色瓦顶。走下山来步入树林，那里是一栋栋四合院连成的小胡同。这四合院可大有讲究。是什么人家，一望瓦顶就知道，是筒瓦，是片瓦，有没有脊兽这都大有区别。青灰瓦顶下，朱红走马板，一对石狮中间，两扇大门。门上对联，门下石阶；打开大门，迎面是影壁，影壁前山石盆花，影壁上透雕吉祥二字；抬头看，门洞顶彩画藻井，低头瞧，大漆春凳，转身向左，往风屏门内看，墙中间一座玲珑精致垂花门，石榴树下隐隐现现金鱼浮动，蓝天之上，高高低低鸽铃鸣空……一片宁静、平和、典雅的美。好不好！好！可这只是北京生活的一部分。您走几步再瞧，就在故宫旁边不远处，狭窄的小巷里，人们就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。北京人有句老话，叫南贫北贱，

北城这一带住了不少下层市民，靠拉洋车、捡破烂、缝穷为生。住的破砖头房，一刮风乱晃，小雨小下，大雨大下，雨停了屋里还下，高个儿还直不起腰来。更穷点的人就更惨，只能住城门洞子。那时前门洞子里，每到冬天清晨，都拉出几个死尸来。如今北京人住得虽然还是挤，几户人挤在一个小院里的有，三代人合住一间屋的也有，可不见在马路边抱蹲的了。说实话，衣食住行，现在人们对住的意见最大。北京人也确实住得拥挤艰难，政府也感觉压力沉重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四十年间，北京人口膨胀得比气球吹得还快。四十年北京住房增加了好几倍，可人口增加得更多。不从计划生育方面打主意，天王菩萨也没辙。

盖房子难，拆房子也不易。北京是几百年的国都，建筑格局有了一定规范。在修建北京新建筑时，稍有疏忽，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譬如把许多挺好的四合院拆掉，盖楼房，竖烟筒，以至于现在想找条完整的小胡同和四合院供人参观和怀旧都困难。这就值得三思。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一样，总要有自己的面貌。说到摩天大楼，人们想的是纽约；讲到竹楼，就联想起西双版纳；北京的特征就是四合院和小胡同，没有了四合院还算什么北京呢？楼房要盖，但不一定盖得遍地开花，把旧建筑全挤在楼缝里。旧房子该拆，不一定非拆得这么零乱和随意。譬如，我知道有栋王府的院落在某宾馆范围内，前几

年还保存得很好，后来忽然挂起个“房屋危险，禁止参观”的牌子。我问一位知情人，挺好的房子怎么忽然危险了？他说，宾馆领导想把它拆了盖大楼，增加客房，多挣点钱，怕参观的人多了，引起文物部门注意，一挂上个文物保护的牌子，就拆不成了！果然，不久那院子就拆了，并且盖起了楼。而同时另一单位却正在花钱建造一个假王府。您说把真的老宅院拆了，花钱盖假古董供人参观，这何苦呢？当然，这只是前进中的失误，毕竟我们建设了一个现代的北京城，这才是主要的。现代化的建设，需要一个与它相适应的环境，骆驼虽美，却代替不了波音747，我那位朋友虽然对前门旁骆驼的照片赞不绝口，美国请他去开会，他还是乘飞机，不愿骑骆驼。如今，站在高处一看，北京城高楼林立，交通道立体交叉，霓虹灯五光十色，喷气飞机腾空入云，别是一番景象。不管你对旧北京外观的改变有多少怅惘，也不能不对新北京的建设者怀有敬意。我只希望建设合理一点，构想得更周到一些。

北京是个文化古城，千百年下来，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既深远又广泛，潜移默化，甚至渗透进生活方式中。譬如，以前生活较好的人家，庭院中要有点缀，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。与此相适应，就产生了以养鱼为生的金鱼池居民，以种花为业的草桥花乡，各大大小小的棚铺。如今人们住进了楼房，用不着搭天棚了。棚铺便成了

个历史名词，这行业的人全转业到建筑行业搭脚手架去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红卫兵除四旧，把金鱼当阶级敌人消灭。养鱼户也全转业了。唯有花乡保存下来，因为江青女士也要在客厅里摆花。如今人们生活安定了，仍要养花，而且城市绿化发展极快，花乡就更加兴旺了。养鱼业也恢复很快。只是棚铺这一行就永远消失了。好在有些老工人仍健在，偶尔有地方要搭棚，建筑公司自有人承担建造。庭院种植花木，最宜种海棠、月季，取其“月月吉祥”，“棠棣之花”之意。忌种梨桑，因与“离丧”谐音。如今四合院少了，没地方种树，种花的习惯仍保留下来，最多种的还是月季、海棠。只不过原来种的是木本西府海棠，现在地方狭窄，改种草本秋海棠了。更值得高兴的是公共绿地成倍增加，北京人有了较多的活动空间，池边可以打拳，树下便于遛鸟。打拳有打拳的学问，遛鸟有遛鸟的讲究。打拳遛鸟之后，肚子空了，就需要吃。说到吃，可又是北京的拿手。旧北京只早点一项，就有说不清的花样，炒肝、包子、面茶、烧饼、豆汁、焦圈、炸馓子、老豆腐……不仅好吃，而且便宜，连拉洋车的也吃得起。至于正餐就更说不清了，满汉全席、鲁菜、苏菜、烤鸭、全羊，中档的有东来顺的涮羊肉、王广福斜街的炒疙瘩、灶温的一窝丝……吃饱了还要喝，于是北京的茶馆业也遍布全城。人们进茶馆不光为了饮茶，还可以在

那里会朋友，谈生意，交换信息，调解纠纷。茶馆是曲艺表演最合适的场所。老实说，许多劳动市民的历史知识，都是在茶馆里从说书艺人那儿学到的。与此同时，茶馆也培养了大批曲艺人，今天健在的许多名家，就是从茶馆开始艺术生涯的。但是前些年因为多种原因，打拳遛鸟的人绝迹了，早点也只剩下了烧饼、油饼儿。中档饭馆公私合营后变成“一道汤”，失去了自己的风格特色。再加上个别服务人员那副造反派脾气，饭馆成了北京人望而却步的所在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许多消失了的东西重新恢复了，服务质量也大有改善。由大碗茶公司重建的大茶馆，更是生意兴隆。而且由于个体户与合资企业的发展，饮食行业显得比从前更加丰富多彩，只不过价钱也非昔日可比了。大众食品，一改叫“风味小吃”，进入大雅之堂，立即身价百倍，使人们大为感慨。

四十年来北京发生了极大变化，现在仍在变化中，从发展趋势来看，我想它会越变越好。再过四十年，北京会以一个既保有传统特色，又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矗立在世界上。这绝不是梦想。

四合院“入门儿”

报纸上说，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，要注意保持京城特点、原有风貌了。此举令人感到高兴，但做起来不易。别的不说，连毛泽东主席都承认是北京特征的四合院，如今还剩下几处？剩下来的也被改得面目全非。有几个完整的，又因无力维修，正在颓圯！

我不想做保守派，更无意复古。时代在发展，历史在前进，旧建筑物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，要新陈代谢世界才会进步……这些道理我全懂。就是有一条还没把握：要完全没有四合院了，这儿还算北京吗？

欧洲也有个名城，叫巴黎。巴黎人在塞纳河边盖了一两组现代派超高层建筑后，越看越别扭，感到照那么干下去就没有巴黎了。于是做出决定，绝不在老城区再盖那类建筑，旧建筑毁了照样复制。维修也整旧如旧，原来砌错了一块石头，画坏了一块壁画，修复时要照样砌错画错，不准改正。

要盖新建筑另找地方，巴黎还是巴黎。

如果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，咱北京拆四合院时也别那么手狠。新盖楼房不一定非在老建筑上除旧布新。既然花钱找地方盖假大观园假荣国府，不如留下点真王府，真园子，用盖假古董的地方盖新楼。

不只是王府宅门，普通而标准的四合院，典型的小胡同，保留几处也绝不算多余。它们有存在的理由，有保留的价值。就是从经济着眼，长远看也比拆了盖洋楼上算。

四合院不只是几间房子。它是中国古人伦理、道德观念的集合体，艺术、美学思想的凝固物，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。不是砌几堵墙盖上个顶，就叫四合院。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。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。不要说整个宅院，就那个大门口便有不少讲究。

要进院子先得入门，四合院好比一本大书。这大门就是封面。人们见到一本书，都先看封面了解一下它是谁写的，什么内容？四合院也一样，生人到此，在门前一站，上下左右一瞧，对这家主人就能知道个大概齐，是官宦还是商民？若官员又是什么品级？是否王公贵族？有什么爵位？受什么封赏？从这大门上都能找到记号，看到标志。如果要进去拜访，知道这些就不致失礼露怯。从这也看出中国人对大门的重视。要怎么说亲讲究“门当户对”、交友要问“门第如何”呢！人们

还把“奇怪”叫“邪门儿”；“没有希望”叫作“门儿都没有”；老年间要是就有电视剧，那剧名绝对不会叫“爱你没商量”。八成得叫：“爱你认准了这一门儿。”

要说整个的四合院太费工夫，我也没那么大学问。对四合院的研究我还刚“入门儿”。所以凑合着能介绍一下这“门儿”。要想把大门看清楚，得先把它关上，咱们站在大门之前，台阶之下，从上往下看。

北京的四合院，大多是明清建筑。多数建的是“屋宇式”正面一开间的面积，若直不笼统就在中间开个门，那不仅没看头，许多象征性的装饰也无法安排。建筑师们就从门两边想办法，既然是一开间，两侧最边上必定是山墙。就叫这两座山墙向外扩张。伸出两根柱子样的墙腿来像两边的镜框，正面的墙体缩在后边就像是镜面。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，可没限制深度，那就在前后方打主意，门框立在屋子中线脊檩之下。门外有足够“余地”。再把地基垫高，使整个大门的地面高出门前街道。大门与街道之间，用层次鲜明、等级繁复的石头台阶联系起来。里边人出来在门口一站，有居高临下之势；外来人要进门，有步步登高之感。这一来就透着点高贵、威严。但是，光这还不够。还不知道这宅门里是当官的还是民户。为此在大门以上，顶瓦之下加了两件装饰物叫作“雀替”和“三幅云”。这两件东西本是木

结构的部件之一，中国建筑家巧妙地把它变化成了房屋的肩章和军衔。只要看一眼有它没有，就知道是不是官家。如果有，再看一看颜色花样，便分出是几品几级了。这两样装饰物之下，紧挨着就是叫作走马板的地方，那地方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，给挂匾创造了条件。要是状元府，就挂一块“状元及第”的四字匾。若是进士出身就挂上“进士第”三字额。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“文魁”两个大字。做过外任地方官少不了当地绅商送的“爱民如子”、“清廉方正”等颂德匾，这些就分悬在正匾的左右。

如果没有雀替、三幅云，那是民家。对民家来说这走马板所挂的匾额就更为重要。我上小学时和同学打闹，从课桌上掉下来摔坏了臂骨。家人带我到一位著名的正骨大夫家诊治。进了那条胡同，家家都是大宅门。不知正骨大夫住哪一号，就挨门看匾。写“热心教育”的是学校校董，写“陶朱遗风”的是绸缎庄东家，直到找着写“妙手回春”、“是乃仁术”才大胆地去敲门。果然就是医生的住所。也有没匾额的，没关系，人们不会叫那块走马板白闲着，画几幅彩绘一样能透出富贵吉祥气氛。

再往下这才是安门框的地方。

七开间者启五门，五开间的中间三间开门，这都既好办也好看。较难办的是一开间。若整面墙全敞开就安两扇门，